

未看先醉的淮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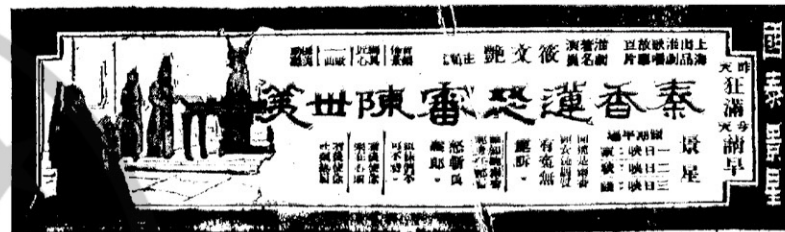
原刊 1961 年 3 月 30 日
《新晚報·下午茶座》
〈霜紅室隨筆〉。

根據淮劇拍成的一部電影：《秦香蓮怒審陳世美》，從今天起，已經在港九兩家電影院放映了。這幾天從報上讀到了好幾篇介紹這部電影的文章，看那口吻，這幾位執筆者顯然已經有機會看過正式放映之前的試映了。我倒不曾有這機會，只是聽到電台轉播的錄音唱詞，已經令我心醉。因此我要在「我們的報」讀者之前說老實話，在我執筆寫這篇短稿時，還不曾看過《秦香蓮怒審陳世美》，可是從電台上聽到的唱腔和唱詞，已經令我心醉了。

前些時候，看上海越劇團在這裏演出的〈行路〉，覺得那激越的唱腔和哀怨的唱詞有點不同凡響，後來有一次同他們的導演黃沙先生坐在一起聊天，談到這齣小戲，才知道這個戲是經過特別加工的，而且唱詞還是出自田漢先生的手筆，怪不得寫得那麼上下古今，縱橫自如，我總算不曾讚岔了。

這次所聽到的淮劇《秦香蓮》的唱詞，有許多地方也同樣的使我喜歡，詞意有的慷慨、有的纏綿，比喻典雅恰當，既有新意又通俗易懂。這個戲既是經過加工改編再拍成電影的，這些出色的新唱詞若不是也出於我們的「老大」手筆，至少也是同樣的一位高手之作。導演之一的徐蘇靈本是老朋友，可惜他不曾到香港來「隨片登台」，否則一問就可以明白了。

我這麼對於淮劇「一見傾心」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年輕時候在鎮江住過多年，也一再過江到過佔有天下三分明月之二的勝地揚



《秦香蓮怒審陳世美》電影廣告，分刊 1961 年 3 月 31 日（上）及 4 月 6 日《大公報》。

州去玩過。雖然戲劇界的行家已經一再指出淮劇並不等於就是揚州戲，但是提到淮劇，聽到戲中人的唱腔，卻使我無法不想到鎮江和揚州，於是不自覺的神往起來了。

古人說「煙花三月下揚州」，我就在三月天到揚州去玩過。那地方真不愧是自古以來的風流勝地，簡直連街上要錢的叫化子也是風流的。我記得坐了小船在瘦西湖上遊湖，小船沿著岸邊，船舷擦著蘆葦緩緩的前進，忽然從蘆葦叢中伸出一枝竹桿，上面縛了一隻白布口袋，接著就有人這麼唱道：

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，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。

這首唐人絕句是用道地的軟而甜的揚州音唱出來的，唱得抑揚頓挫，使人神往。唱完之後就將竹桿停在那裏不動，也不叫「少爺小姐」，你說風流不風流？因為他顯然懂得袁中郎所說，有些事情不能開口，一開口便「俗」了。

煙花三月下揚州

原刊 1961 年 3 月 31 日
《新晚報·下午茶座》
（霜紅室隨筆）。

有一年，就在這樣的季節，我曾經到揚州去玩過一次。我並不曾「腰纏十萬貫」，身邊所帶的卻是畫架和畫箱，因為我那次是去作旅行寫生的。

那時洪為法^{*}正在揚州的一家師範學校裏教書，所以住的地方根本不成問題，這一住就住了相近半個月，在這個陌生而又覺得熟識的城市裏，上午揹了畫架到城外去寫生，傍晚上茶館吃茶，晚上就同一些新結識的朋友聊天，度過了一個畢生難忘的愉快的假期。我的在美術學徒時期最後階段所畫的一批風景，就是在這時期所畫的，可惜現在一幅也找不到了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揚州實在是一個迷人的地方。說到風景，城外的瘦西湖，事實上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，也許就是那個「瘦」字題得太妙了，使人覺得它果然「瘦」得好，在那些拂面的垂楊中穿來穿去，無論是在湖岸上，或是坐在遊湖的小船上，使你總有一種置身在春天的江南水鄉的特殊美感。

瘦西湖的盡頭就是那有名的「平山堂」，一旁的山上有著一派矮矮的松林，從松林中露出一座古寺的紅牆。這真是個太宜入畫的地方，我就在這一帶左畫右畫，一共畫過好幾幅油畫風景。有一次找不到小船載我進城，就這麼沿路向人問路，沿了湖邊摸索著才回到城內。

在瘦西湖邊上有一家有名的茶館，名叫「香影廊」。這名稱就夠風流了，真是除了揚州以外，只有在南京秦淮河邊上才找得

出配得起這樣名稱的環境。那裏所賣的點心才是真正的「淮揚細點」，他們所製的「煮干絲」和「千層油糕」的滋味，只怕老饕如我們的高陽先生也未嘗過，因為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。那時的揚州雖然已經破落，但是還在這種點心上保留了一點前代繁華風流的餘韻。再過幾年，風流雲散，百事堪哀，破落戶的生活已捉襟見肘，自然不再有閒情來研究點心的製作了。

從前揚州也有一些有名的特產，除了女人用的搽頭油和「雀兒粉」以外，還有漆器也很有名。比起福建漆器也不遜色，這是外地人所少知道的，近幾十年以來衰落得幾乎絕跡了，聽說最近又有恢復生產的消息，看來古老的揚州也終於要新生了。這正是一代有一代的風流文采，我們只要看看改良了的淮劇，就知道果然是：

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」！

參考：

- 洪為法（1900-1970），揚州人，作家、文學研究學者。創造社成員，曾參與編輯《洪水》。

清明無客不思家

原刊 1961 年 4 月 5 日
《新晚報·下午茶座》
（霜紅室隨筆）。

香港的天氣，春天和夏天的分界是最難分的。就如眼前的天氣，有些人還在穿冬衣，可是時間早已改成了「夏令時間」，而在時序上則今天已經到了清明。照常理三月清明，季節已經進入了暮春，可是在這地方，你幾時又能指得出那幾天是真正的春天呢？眼看大太陽再曬三四天，「夏威夷」滿眼都是，連「惜春」「送春」也來不及，香港的夏天已經來到了。

在情調上，「清明」確是一個銷魂的節令。在香港這地方，我們十九都是在這裏作客的，「清明無客不思家」，真是各有各的心事。我自己所懷念的，卻是這幾天江南的郊外景色，倒並沒有什麼廬墓之思。年輕時候一無牽掛，在這三月暮春天氣，一領白衫，到郊外隨處亂闖，曬著微暖的太陽，看垂柳開始飛花，覺得清明果然是一個佳節，令人對著眼前的景物，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，這大約就是詩人所說的「銷魂」了。

這種清明的情調，在香港是很難體會得到的。桃花不僅早已開過，連桃子也早已結得很大了，「人面桃花相映紅」的春遊情調已經找不到，「飛花」更是從未見過，因為這裏根本就缺少楊柳。至於「踏青」，由於草色和樹枝幾乎一年四季都是青的，所以也沒有「踏青」的樂趣，剩下的真只有帶了燒豬肉和手提收音機到墳山去開野餐會，或是「見山就拜」了。

香港雖然少見楊柳，但是在清明的前夜，橫街上卻也有小販在叫賣「柳葉」，這可說是對於清明節唯一風雅的點綴。只是

我沒有勇氣敢走過去買，因為怕發現它根本不是柳枝，甚或是塑膠製品，那就大煞風景，令我感到幻滅了。

中國的季節和風景，簡直是同楊柳分不開的，尤其是在這清明節。試想，「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御柳斜」，這位詩人若是也像我們這樣在這裏作客，一定沒有辦法吟出這樣好的詩句。且不說「清明不插柳，死了變黃狗」，一個不能見到「滿街楊柳綠絲煙」的清明，就根本不成其為清明。

僅是這一點，對於我們江南人，就已經足夠令人「清明無客不思家」了。

我的老家

原刊 1961 年 4 月 30 日
《新晚報·下午茶座》
〈霜紅室隨筆〉。

我的老家，給我留下的記憶，可說是一片陰鬱的。因為當我剛剛懂得跟了家中較大的孩子們，在那座空洞的大廳上，繞著柱子兜圈子時，我便失去了母親。這個古老的家，雖然在院子裏有一架木香花開得很茂盛，在我的記憶裏始終是缺少歡樂的。

母親是在一個夏夜去世的。我只記得睡得好好的，給人從床裏抱了起來，在黃昏的油燈下，朦朧中忽然見到母親的腳上縛了紅頭繩，桌上放著一些銅錢和一堆黃豆。此外就什麼印象也沒有，大約當時被抱到另一個房間裏以後，我一定又繼續睡著了。然而就是在這一瞬間，我已經失去了母親。

這些記憶雖然很零碎，卻刻骨銘心似的，使我怎樣也不會忘記。後來歲數稍大了一點，這才從姊姊的口中，知道母親是在半夜裏患了急症去世的，醫生還沒有請來，人已經斷氣了。所患的大約是什麼時疫，桌上的銅錢和黃豆，是用來救急的，據說病人嚼著銅錢和黃豆，能感到有銅腥和豆腥氣，就還有救，否則就不中用了。

這個陰鬱的記憶，從此就同我的老家連在一起，一想起了那座古老的大屋，我就喚起了這個可怕又可愛的記憶。因為除了這一點以外，我就不大記得我母親的什麼了，甚至連她的相貌怎樣，我也沒有一點印象。

這座古老的大屋，在父親帶了我們離開它到別處謀生以後，聽說二叔和三叔也很快的離開了，不久就賣給了別人，現在

自然早已拆卸改建了，就是不拆卸，也應該倒塌了。可是在我的記憶中，它彷彿仍存在著，伴隨著童年那些沒有光彩的記憶，像一塊古老的石碑一樣，雖然有一點損蝕了，但是一經摩挲，仍能令我重活在消逝已久的歲月裏。不僅大廳上「長毛」所畫的屏門仍被我記著，更有母親去世那一夜的情形，只要一想起這個老家，就要連帶的被想起。彷彿在這些事情上面，時間的運行已經停止了。

過去，我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再去看看我的老家，可是一直不曾去過，有時想想很懊悔，現在卻覺得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。因為這正如一別幾十年的一位朋友，始終想再見一次，可是如果真的見了面，彼此也許改變得不相識了，但是在記憶裏，一切仍像當年，一點也沒有改變。

紙上的旅行

原刊 1961 年 5 月 17 日
《新晚報·下午茶座》
〈霜紅室隨筆〉。

不知怎樣，每逢我在朋友面前表示想到什麼地方去旅行，就有人聽了覺得好笑。他們不是笑我太喜歡旅行，而是笑我又在「紙上談兵」了。

是的，我的心裏確是隨時都在想到什麼地方去走走，可是這幾年來，雖然出過幾次門，但是真正說得上是旅行的，簡直說不上一兩次。尤其是自己一直想去的幾個地方，始終一次也不曾去成。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我就時常談著想到什麼地方去旅行了。

望梅也可以止渴，若是連談談的機會也沒有，人生豈不是太寂寞了麼。

就這樣，讀著最近出版的第一百期的《新中華》畫報，翻閱著那些黃山、西湖、北京、桂林的風景圖片，我的心裏又在嚷著：旅行、旅行，應該出門去旅行旅行了。最好到杭州、桂林去，到北京、四川去。若是不能夠，我幽幽的低聲嘆了一口氣告訴自己，就是到香港任何一條山徑上去走走，也是好的。

然而在事實上，我有時就連這樣一個小小的願望也不容易兌現。



《新中華》畫報第一期封面